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二十七

宋 曾鞏 撰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載惟遭遇倍集兢慙中謝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矧今綱理四方彌

綸厥政肇惟新之王度備少簡之官儀計謀常越於拘攣注錯舉為於希闊豈伊九厥可測高深方當覺悟邇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内外用丕變於羣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㫖布為邦典兹謂人文顧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超逾千載特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智而無倦諮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尤非淺識所可叨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强於名節恥陰附於貴權無

因緣毫髪之扳援有積累丘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
收憐褒加特異於常倫進用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
大典屬於一介之孤生已愧鈌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
仍寘近班敷奠訓辭懼空疎之難強追參諷議憂蹇淺
之易窮於風波流落之餘以蒲栁衰殘之質自循涯分
曷副恩榮雖日月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
於論思然臣素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既抗顔而
就列敢怨已以懷私謹當尋繹舊聞用闡揚於明命激

昂懦志庸補助於謀猷仰荅主知誓殫臣節無任

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顧以諸生備兹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中謝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閫奥歴事聖君於三世與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樸愚而自守比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方指期於满歲將

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遐處之劇郡維般陽之列壤實季
崩之遺區習詐而夸著流風於在昔多盜與訟號難治
於當今比試用於此邦必資求於强吏蓋因能而任官
者不違其分則量力而受位者得竭其材豈伊儒懦之
資可副浩煩之用恐殫精思無補毫分然而緜積累以
冒恩實養成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
照四方在踈遠迂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
助而知其所長故令霞露之仁及此滯蒙之質敢不無

忘夙夜勉盡疲駑行歸于周久自安於直道老當益壯誓無易於初心仰望闕廷臣無任

襄州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就更善郡得侍安輿中謝伏念臣素堅向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比亦再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傾藿之誠雖知向日居有截盆

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治濟南最為煩劇野有羣行之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殘之害自强柔懦頗殫竭蹷之勞今者或就安閑少休疲鈍出覩美俗尤多漢廣之高入奉慈顔不憫汝墳之瘁兹為竊冐廠有端原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奬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言之善偏長一曲之材皆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優扶俯及孤蒙敢不拊慰此民宣明上德永念沉碑之舊自顧何功未忘投慱之勤庶幾小補臣無任

洪州謝到任表

伏承勑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獲奉於親闈總制屬城實兼於故里中謝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早悟曾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兹緣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朞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閒實當

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儻獲伸於肝膈冀少益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卑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勤脩民政奉行寬大方盡瘁於兹時補助高深庶納忠於來日仰望旒扆臣無任

福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授臣守本官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已於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列職内朝分符督府荷收憐之俯及省孤陋以何堪中謝伏念臣蹇薄多艱顓愚少與

遇繼承於興運未進望於清光至於九換歲朞常從外
徙四臨州部曾未代還茲者備延閣之美名假東甌之
劇郡顧惟同氣亦預改藩但虞人品之輕莫稱主恩之
厚然臣最為寒族實奉偏親臣弟既適於遐陬臣愚固
難於遠役理當懇請輒奉冒聞雖未賜於矜從亦終寬
於僭黷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命之恭惟皓首之慈闈
抱累年之宿疹牽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
將萬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況親

逄於孝治草茆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冀因
心之恕再念臣撫臨城邑勞問士民皆狎處於太寧但
遵行於明詔則臣實慚尸於廩食曷補報於寵靈皆出
誤知致斯冐處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躬
神聖之姿而兼容小善履富貴之極而深達下情在於
隱恤之心豈間幺微之跡敢不誓殫勤瘁匪懈夙宵僻
海徼之幽荒布德音之寬大承流寵寄方自劾於驅馳
反哺愚情冀尚蒙於憫惻仰望旒扆臣不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府進福州公文送到勑牒一道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真州據進奏官伏准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預於分土愧在假人竊自省循懼無報稱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固天縱之高姿有恭儉慈仁不世出之琦行上嘉堯舜之際下悼漢唐之間以超曠之迹為可追以苟簡之治為無取

甚盛德之事敏於絶倫大有為之君審於在已所以更張庶政憂憫百姓之心至於推廣大恩鎮撫四夷之略無忘夙夜匪懈斯須其志之所存則有孔之卓其行之以力則有禹之勤若夫甄序羣材蒐揚衆論偏一作長一曲之善半辭片說之工遠自巖穴之幽深旁暨草萊之踈賤莫不從容賜對以盡其情委曲因能以收其用可謂三代以後特起之盛時千載以來幾希之嘉會而臣濫中臺之優秩玷内閣之美名然而荏苒十年周流

六郡當陛下闢四門以延天下之士而臣未得一望於清光遇陛下開數路以來天下之言而臣未得少陪於末議葢兹遠跡最謂多竒故雖抱於愚忠每自安於静晦竊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爰自江吴就更閩粤喈有畏塗之阻藐無將母之因賴上威靈致寇攘之熄滅屬時休慶獲稼穡之豐登旣此蒙城且將滿歲輒露由衷之請果紓及遠之仁召自天涯還之闕下已慰循陔之念更諧拱極之誠方攬轡以在行復分

符而補外維鄞江之列壤實浙右之名邦素號寬閑可容尸素尋敗陳於奏牘冀迎奉於輕輿紓是微情未回洪造已宵行而祗命甫夕惕以當官眷是遐陬邇此昭旦來廷之國實為出入之途表海之城方始經營之緒仰荷選掄之寄敢忘策勵之勤矧皆稟於成規庶可圖於薄效再念臣比更遠守久去偏親出自推恩幸茲易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猶邇於舊封仰睎天日之光未覩戶牖俯計晨昏之戀尚隔庭闈眇是羈單了無黨

助每益堅於已志獨有待於主知自效驅馳敢廢資忠之義庶依長育未愆致養之私傾葵藿之一心極蓬茆之丹懇論疇有在之死無渝仰望冕旒臣不任

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比從閩粤中易句章益起堅城以强表海之勢閎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賓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緒程工省費俾無靡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召之役

以至屬材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庀徒已略具於科條可
粗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服勞法有避親遽蒙於
易地竊陪京之寵寄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
稱中謝臣竊覩前籍所載千載以來大道鬱而未彰莫
承于古王者疏而不作無甚兹時在理可推久衰必復
去五代八姓寖微之弊肇自宋興承一祖四宗丕顯之
謨實在陛下盖繇體粹精之睿質執剛健之純誠運獨
斷之明則天清水止昭不殺之武則雷厲風行故能並

起百工越熙庶績追二帝三代之甚盛行兩漢有唐之所難使天地人神莫不順序雨暘寒燠罔或違時厥載德者田耕井飲之倫蓋游泳於遐邇之内其蒙澤者蟄潛嫗伏之類無殰殈於胎卵之中寶鼎靈芝聲流於樂府來麰嘉穀實牣於太倉至於武庫斂藏之兵羽林閱習之仗匠盡其巧而工妙擅於一時士盡其材而精鋭軼於近代威靈所被夷貊允懷是以扶桑戴斗之區度索尋橦之國來於四海之外會無一歲之虚蓋令不待

期而萬里奔走治非有跡而九域阜安可謂不世之宏休難名之盛烈夫應之福者既極其厚則報其貺者必盡其隆方當扶盛禮大樂之文薦諸清廟采增封廣禪之義類于名山於以較著日新拔出之顯庸闡布天錫永昌之大業臣性姿固塞人品眇微獨於葦流素嗜文學如得鏤諸金玉述陛下赫赫之功播在瓷絃紀陛下巍巍之德措之六藝而無愧告諸百世而無疑庶幾不後古人可以昭示來者存於肺腑積有歲時然臣籍雖

預於內朝身屢更於外服已彫零於齒髮久轉走於東南曾未得側望塵於清蹕之間參第頌於從官之後惟堅悃愊欲効毫分今者獲便養於親闈預分憂於輔郡上體焦勞之意敢忘夙夜之勤宣化承流方盡駑駘之力望雲就日但傾葵藿之心注仰冕旒無任依戀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十三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伏以

奉承聖考升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宫推大恩於率土中

賀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質有恭儉愛人之誠

兢畏萬幾仔肩一德燔柴既報既昭告於元功嚴父致

隆又推明於極孝越成釐事均布鴻休草木昆蟲皆令

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辰身縻東土永懐

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嘆周南之滯想望旒

扆臣無任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赦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州官吏將校軍民等宣讀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歳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宫其功施於人效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搢紳之徒成材於

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窶汚邪之收
充於倉廩關石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
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鈎陳太微星緯咸若
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聲一作音鳥獸忻躍遠
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廷龍媒納於閒廐
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
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闚前世議泰山之封謀梁甫之禪
者屢崇比大疇克登茲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

先后一作王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𧷤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薫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烝焜於郊兆幽隱昭荅神靈顧懐無疆惟休方𡪢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録勞能而縦逋負顯晦咸曁洪纎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冲漠一人之慶遂及於

蚑蠕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
寖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
効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想仰宸扆臣無任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明堂禮畢大赦
天下者已即時集軍州官吏軍民宣讀訖竊以昊天無
聲之載人莫能名先帝罔極之恩物何以稱維總章之
正位秩宗祀之鴻儀可薦至誠用伸昭報中賀伏惟皇

帝陛下躬夙夜之聖質而博古多聞經特起之大猷而虛心廣覽振千齡之墜緒紹三代之遐蹤霈澤之所涵濡太和之所煦嫗華夏蠻貊無一夫不獲其宜草木蟲魚無一物不遂其性爰求祭典用告王功盖諸儒之說為不經則折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為非古則取法於周公罷黜異端推明極孝以尊莫大於祖故郊於吉土以配天以本莫重於親故享於合宫以配帝恩義兩得其當情文皆盡其詳徹俎云初均釐甚廣君哉皇矣實

難偶之昌期巍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臣幸逢熙洽未

奉燕閒一違前蹕之音四遇親祠之慶青雲多士皆預

橋門之聽觀黃髪孤生獨嘆周南之畱滯仰望旒扆臣

不任

賀克伏交趾表

伏覩進奏院報安南招討司已克伏交趾其首領李乾

德具表乞降者螻蟻之微自投必死乾坤之大終許更

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

順稽古憲敘正民彝丕聲教於四方壹書文於萬國喑海隅之昧俗肆井底之狂謀聖恩所懷凶氣自失雕題交趾心服於威靈大賂南金歲遵於貢職允出止戈之武是稱無敵之仁臣遠守藩維獲聞捷奏永懷竊忭實倍常情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稱慶闕廷臣不任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今月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奄棄宮闈者承問震驚失容號慟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伏以太皇太后表儀

三世德首於人倫保佑兩朝功存於王室遽違孝養未究遐齡無間近疎實均欷慕伏惟皇帝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伏恨方守印章不獲躬詣闕廷臣無任

謝賜唐六典表

伏蒙聖慈賜臣唐六典一部者冒貢微誠敢徼寵賚獲盈私望特出異恩 中謝 竊以繼貞觀之造邦維開元之稱治財成唐典本庶務於尚書則象周官綴舊聞於經禮行之當世垂及方來伏遇皇帝陛下接五聖之休期

振千齡之絶業號令風采畢秦漢而不言綱紀文章體
唐虞而特起爰因廣覽俯逮遺編俾加鏤板之傳賜及
在廷之士顧最踈之庸下忘輒請之妄逾猥荷并容預
均蕃錫敢不自强衰邁悉意闚尋竊典故之緒餘少俾
寡陋雷官儀之委曲益勵疲駑臣不任

元豐類藁卷二十七

元豐類藁卷二十八

宋 曾鞏 撰

表

謝熈寧五年歴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熈寧五年歴日一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歴欲謹天時之正俾諧人事之宜覩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

行大道惇敘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茲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耕桑之業輔成坏冶之仁仰望闕廷臣無任

謝熈寧六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熈寧六年歷日一卷賜臣收管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歷之恩久矣去朝幸茲拜賜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蟲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茲告朔宣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愼萬幾

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詳觀夙宵祗奉厤召和平之氣用裨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歷日一本者顧慚孤拙與被寵靈中謝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歷象虞氏之齊七政審以璣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施於人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愛民深原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在於垂憲尤重頒

正臣久去闕廷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熈寧八年歴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熈寧八年歴日一本者竊以治歴於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班正于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彞章施於有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至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羣生合二儀而成萬化廼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意究詳勵精遵奉庶盡

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違仰望闕廷臣無任

謝凞寧十年厯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凞寧十年厯日一卷賜臣者竊以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厯度人事所以財成故頒朔之舊章為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兼載幬仁及昆蟲體履中和敘九疇而開物欽明象數齊七政以導民臣獲奉王正親承聖詔念闕廷之方遠邈然江上之身感星晷之屢新尚嘆周南之滯仰望旒扆臣

不任

謝元豐元年歴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歴日一卷者一遠闕廷十移星歴顧凋零於齒髪無報補於毫分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敘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須正之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歳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裨及

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三年歴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歴日一本者竊以脩人事者必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歴爰從頒布俾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體元凝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正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趨土耕桑之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麽知戴德仰望旒扆

臣不任

進奉熈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鷲嶺興化禪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鍍銀軸頭紅羅複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續禹撫期葢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為歸故預託於坏鎔皆永思於截壽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贏屬祥開於震夙是敢致嚴道妙嚮

意佛乗㢡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録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脩英宗皇帝實録今月十四日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慚冐失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文章之用正在此時猥以空疎誤當屬任甫磨鉛而就職遽置醴以均恩寵異羣司幸踰素望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永懐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豐於燕豆所懼

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衮衣備物禮均上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非智能

足以謀國勞烈足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玷冒若臣者
侗然固陋渺爾稺蒙雖甫逮勝衣習爲容於趨拜而方
思就傅賴齒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之通方知國家之
大體施於爲巳可以持循必也當官覬無違曠巳叨分
於將鉞復誤假於公圭虛冒鴻私未伸薄効敢圖奬渥
薦及謭微視儀數於三台超爵名於五等既加真食仍
益爰田固非録善而量能又異校勞而數最將安稱此
自顧鈌然而况皇帝陛下處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君臣

之際每狥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衷不顧小嫌之反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上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荅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闚誨諭彌集兢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

名重器爲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實相稱若臣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美之心甫逮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敢意靡緣績用薦被寵靈遂兼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顧兹沖昧尤積震惶伏遇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彞章革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其於明信賞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特

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則塵露之微庶幾於報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答不允仍繼來章者祗膺詔版彌積靦顔蓋崇大於宗藩以盛强於帝室豈伊奬渥可假幼冲中謝伏念臣器匪夙成材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欲善在身忘髭

髦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佔畢之相從㢘繇受教於童蒙覬獲成能於壯大敢意攬攸司之密啟循歷世之彝章寵以官儀體均於丞弼殊其爵列秩右於公侯揣稱何堪踰涯已甚知隆名之難冐廹大號之既行控避莫從震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推廣愛之仁以隆於父子盡太公之義以篤於君臣故舊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間致兹異數猥及譾能臣敢不仰體聖懷勤遵慈訓省躬擇術㢘不蹈於匪彝臨事知

方或可收於近用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允仍繼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强形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兼奬渥屬在親賢誤及幼冲倍深兢惕中謝伏念臣蒙休宸極託蔭慈闈未閲六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智無特異之資知善可遷竊有自

强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恩更崇命秩抗等威於元宰躋爵列於真王自顧空疎將安報稱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光於稺齒致兹異數猥被諭能敢不自勵童蒙嚮慕日新之益㡯幾壯大仰酬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允仍

繼來章者異其恩數兼將相之殊榮尊以爵名極王公之寵列雖優隆於天屬必考察於人材假是幼沖懼非宜稱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念臣性非蚤悟學未必成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垂髫之始已蒙休於帝所獲備位於宗藩豈意慈憐更加褒進夫位崇者德厚祿重者功高而臣無可錄之勞能冒非常之禮秩此蓋伏遇皇后殿下彌綸內治則象坤元惇鞠育之至仁推奬成之素志致滋渥澤誤及童蒙敢不盡子職之微勤無忘砥礪

答母儀之大賜庶補毫分謹奉牋稱謝以聞臣以感以懼

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

備官無效竊寵過優尚聯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幸中

謝伏念臣器非宏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寖推移

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鳌坰牧之蕃參莅神州

之劇進閳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升遐圖信書之示

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躋右史之華遂冒西垣之選
惟兹典禮屬在奉常猥用滯蒙首當總領悉心謀慮雖
務竭於愚忠妄意變通遂自乖於素論實干昭憲奚逭
嚴科荷屈法以申恩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慚溢於
顏何僥冒之使然實矜全之有自此盖伏遇皇帝陛下
乾剛獨斷坤厚兼容躬親庶政而昭之以明付用群材
而養之以恕故俾兼榮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
生成將安補報敢不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

民一作祗以一作順簡書以誓布宣於上德庶收來效少答鴻私仰

望闕廷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頹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誠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謏材文辭講説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帷之職世謂清塗獨偏竊於美名益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煩蔑有勞能可論報稱冐寵靈而過厚致災

疚以文攻廻霜露之所侵且將澌盡幸髮膚之無毁得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志猶及能言伏願
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興止享萬年之祚永冠華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息之可丐敢祈仁睿終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嵲孫男其親堂弟茂共出寒鄉稍親薄技蔚非不棄儻徼禄之獲霑魚一作水菽可供庶游鬼之未餒伏望聖慈並於文資内安排妄兹干澤愧在忘廉保存歿之孤縱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曽莫及

於銜環死或有知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扆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惟此方彫瘵之舊屬比歲凶饑之餘任在拊循懼無稱效中謝竊念臣受材不敏託勢甚微竊郎位之寵名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於庭闈遽已罹於家禍茍全生理復齒班榮用久次而得州以親嬿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新恩復還舊印江

湖孤蹇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茲即安敢忘盡瘁自惟蕞爾何以及茲茲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日月之光旁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致妄庸誤蒙器使當力行於寬惠上副至仁惟少假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進奏院遞到勅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躬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恩旨遂加於惻憫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政施仁

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謙不自專動遵故事眷幅貟之至廣軫囹圄之未空申明詔以丁寧飭守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時令固足感召於人和臣與被德音當宣上意惟盡哀矜之理庶符欽恤之心臣無任

元豐類藁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志遠

元豐類藁卷二十九

宋 曾鞏 撰

疏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

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樸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

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慼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一作宗廟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

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又）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

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甞不勉之以

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葢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徳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

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内所以治内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内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

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

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

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一作所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

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一作勉
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
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懼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
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
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
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内不累於
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
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

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内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

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

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顔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内事兩宫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非衣綈務遵節儉基壘卑圎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

左右無私謁未甞出遊幸未甞從畋漁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畧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闚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惘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
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内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
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髪搢紳之士有所不能及
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持起於
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
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説以誠意正心修身治

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
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説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
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
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
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
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
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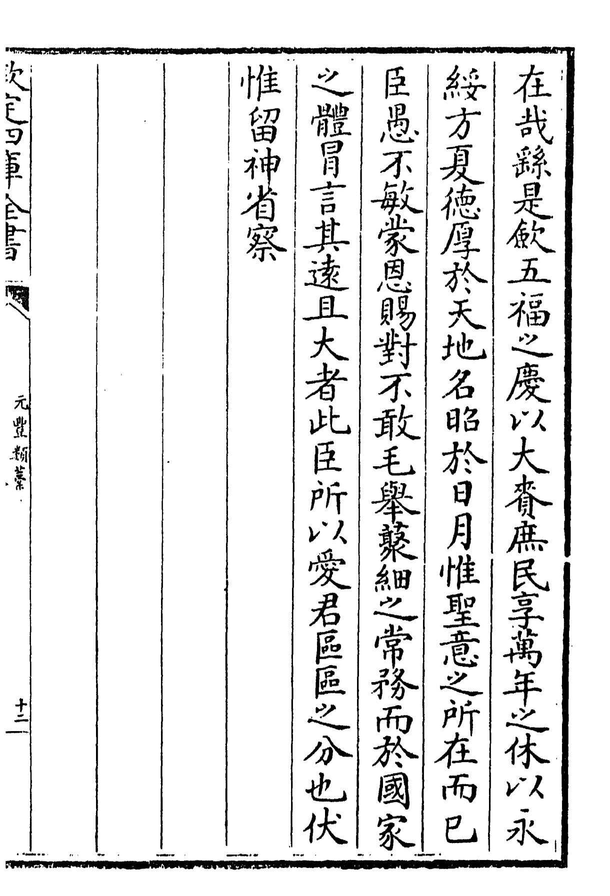
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而傅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於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至於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於七十矣其從心

也葢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始終常念於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葢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徳也在知其與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

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與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與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内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者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

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細繹其說慱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傅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

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奥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



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蘩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藳卷二十九

元豐類藁卷三十

宋　曾鞏　撰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縣衍久而彌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

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吴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

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並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兵猶間入闗邉至於景德一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一作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寛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

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

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

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

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寛减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疲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拊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

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畢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葢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

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衹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

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盖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盖歌其善者所以

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

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周之所圖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

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俛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盛益閎遠崇修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

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于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

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葢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有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謗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

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髪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史累歳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

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内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

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愼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奬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

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取進止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

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

者以告於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内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於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來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

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弟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邉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

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則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

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早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

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録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

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踈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敘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

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人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

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於後周隋唐修列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彍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

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鰌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敺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埸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況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厲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

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勲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令士之精鋭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

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
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
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
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
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
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絶之勢溪洞林
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
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

州之不守盖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㕓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盖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乗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議經費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

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

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

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

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

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棋善奕者置棋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也不善變者置棋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邉之臣知其要者

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减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踈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

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埸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棋況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況之則北邊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

之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況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

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歳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邉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

所裁擇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貼黄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度方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元豐類藳卷三十

元豐類藁卷三十一

宋　曾鞏　撰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一作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

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賚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

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

入之籍較(一作校)之熈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貲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葢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

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歳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厲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説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已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羣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彝倫庶政叙行於下内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

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别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立敘分名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

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令僕射尚書侍郎及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某當屬郎員外郎某當屬尚書侍郎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

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鉤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勲考功當隷之者内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仕一作不

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辯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彞倫庶政敘行於下内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陛下之所裁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

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顒顒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絶其於督察漏畧檢防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别以至於宮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

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録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畧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令典領之懈且以絶異時追究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絲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

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廵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歳有更革況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説泥於一偏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算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

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羣臣之所能望也
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羣臣庶位皆明知其職
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考
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
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
明白之文使内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熈庶績而康萬事
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
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

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厲精求治為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便令略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之例者

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為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令略具條目如左

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已上更不於本紀載述之類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

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

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丘

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

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

述之文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來所脩國史
須合收採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
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畧欲乞
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
司州縣長吏慱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
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
朽為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
得見於國史以稱為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

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委官以官

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

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畧各限自指揮

到日一月内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

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畧文狀連申

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

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録

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
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録外竊
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更
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
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髙麗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

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伷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壊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

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
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徼復見於中國其繼詢
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徼於詢為何屬
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
方絶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
事非辟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黄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
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録因向後别使人附來

高麗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封三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為縣屬之騶立史失其世次王莽時發高麗兵伐胡不欲行遂皆出塞為寇歸咎於騶令嚴尤誘而斬之莽乃大悅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其王號史不著其名莫來裔孫宮立殤安之間寇遼東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元年也遂

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宫死子伯固立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死子位宫立位宫死元孫乙弗利立頻寇遼東弗利死子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為平州牧晉孝武大元十年也釗曾孫璉立晉太武時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也南史云璉死子雲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神龜中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中皆伐之元死弟建武立建武之立隋末也唐高祖武德中拜遼東郡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為蓋蘇文所弒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之職貞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

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覲高麗之釁乾封三年李勣拔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城執藏收其地蓋朱蒙至藏有國九百年矣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聖歷二年也後稍自為國至元和末遣使獻樂工同光天成間高麗國王高氏累遣使朝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莊宗時天成明宗時天總元年至長興二年二百六十四年通上九百年計一千一百六十四年高麗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朝貢明宗拜為王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三年四年開寶五年來貢昭死子伷立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來貢伷死弟治立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為王九年端拱元年來貢淳化二年遣使來印經詔賜之四年又來貢

五年來乞師優詔答之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州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誦鈿函詔六年來貢乞師優詔答之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年五年天聖八年來貢

元豐類藁卷三十一